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四筆 第六卷（十五則）

韓文公逸詩唐五竇《聯珠集》載，竇牟為東都判官，陪韓院長、韋河南同尋劉師，不遇，分韻賦詩。都官員外郎韓愈得尋字，其語云：「秦客何年駐，仙源此地深。還隨躡蹻騎，來訪馭雲襟。院閉青霞入，鬆高老鶴尋。猶疑隱形坐，敢起竊桃心。」今諸本韓集皆不載。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蹟甚至，猶取《聯珠》中竇寶《酬退之登岳陽樓》一大篇，顧獨遺此，何也？竇叔向詩不存《竇氏聯珠》序雲，五竇之父叔向，當代宗朝，善五言詩，名冠流輩。

時屬貞懿皇后山陵，上注意哀挽，即時進三章，內考首出，傳諸人口。有「命婦羞蘋葉，都人插柰花」，「禁兵環素帟，宮女哭寒雲」之句。可謂佳唱，而略無一首存於今。荊公《百家詩選》亦無之，是可惜也。予嘗得故吳良嗣家所抄唐詩，僅有叔向六篇，皆奇作。念其不傳於世，今悉錄之。《夏夜宿表兄話舊》云：「夜合花開香滿庭，夜深微雨醉初醒。遠書珍重何時達，舊事淒涼不可聽。去日兒童皆長大，昔年親友半凋零。明朝又是孤舟別，愁見河橋酒幔青。」《秋砧送包大夫》云：「斷續長門夜，清冷逆旅秋。征夫應待信，寒女不勝愁。帶月飛城上，因風散陌頭。離居偏入聽，況復送歸舟。」《春日早朝應制》云：「紫殿俯千官，春鬆應合歡。御爐香燄暖，馳道玉聲寒。乳燕翻珠綴，祥鳥集露盤。宮花一萬樹，不敢舉頭看。」《過簷石湖》云：「曉發魚門棧，晴看簷石湖。日銜高浪出，天入四空無。咫尺分洲島，纖毫指舳舻。渺然從此去，誰念客帆孤。」《貞懿輓歌》二首云：「二陵恭婦道，六寢盛皇情。禮遜生前貴，恩追歿後榮。幼王親捧土，愛女復連塋。東望長如在，誰雲向玉京。」「後庭攀畫柳，上陌咽清笳。命婦羞蘋葉，都人插柰花。壽宮星月異，仙路往來賒。縱有迎神術，終悲隔絳紗。」第三篇亡。叔向字遺直，仕至左拾遺，出為溧水令。《唐書》亦稱其以詩自名雲。用柰花事竇叔向所用柰花事，出《晉史》，雲成帝時，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，望之如素柰，傳言天公織女死，為之著服。已而杜皇后崩，其言遂驗。紹興五年，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，知徽州唐輝使休寧尉陳之茂撰疏文，有語云：「十年罹難，終弗返於蒼梧。萬國銜冤，徒盡簪於白柰。」是時，正從徽廟蒙塵，其對偶精確如此。

王廖兒良賈誼《過秦論》曰：「六國之士，吳起、孫臏、帶佗、兒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頗、趙奢之朋制其兵。」《漢書》注家皆無所釋，顏師古但音兒為五奚反，廖為聊而已。此八人者，帶佗、兒良、王廖不知其何國人，獨《呂氏春秋》云：「老聃貴柔，孔子貴仁，墨翟貴廉，關尹貴清，列子貴虛，陳駢貴齊，楊朱貴己，孫臏貴勢，王廖貴先，兒良貴後。」而注云：「王廖謀兵事，貴先，建茅也。兒良作《兵謀》，貴後。」雖僅見二人之名，然亦莫能詳也。廖、良列於孔、老之末，而漢四種兵書，有良《權謀》一篇。又賈誼首稱寧越、杜赫為之謀。《漢書》亦不注。呂氏雲孔、墨、寧越，皆布衣之士也。越中牟人也，周威公師之。又稱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。則越、赫善謀，可以概見。漫書之以補《漢書》之缺。

徙木債表商秧變秦法，恐民不信，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五十金。有一人徙之，輒予金，乃下令。吳起治西河，欲諭其信於民，夜置表於南門之外，令於邑中曰：「有人能債表者，仕之長大夫。」民相謂曰：「此必不信。」有一人曰：「試往債表，不得賞而已，何傷？」往債表，來謁吳起，起仕之長大夫。自是之後，民信起之賞罰。予謂鞅本魏人，其徙木示信，蓋以效起，而起之事不傳。

建武中元續書《隨筆》所書《建武中元》一則，文惠公作《隸釋》，於蜀郡守何君《閣道碑》一篇中，以為不然。比得蜀士袁夢麒應祥《漢制叢錄》，亦以紀、志、傳不同為惑，而雲近歲雅州榮經縣治之西，有得《蜀郡治道記》於崖壁間者，記末云：「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。」於是千載之疑，渙然冰釋。予觀何君《閣道》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。袁君所言榮經崖壁之記，蓋是此耳。但以出於近歲，恨不得質之文惠，為之惻然。

草駒蠶蟲今人謂野牧馬為草馬，《淮南子·修務訓》曰：「馬之為草駒之時，跳躍揚蹄，翹尾而走，人不能制。」注云：「馬五尺以下為駒，放在草中，故曰草駒。」蓋今之所稱者是也。下文曰：「形之於馬，馬不可化，其可駕御，教之所為也。馬，蠶蟲也，而可以通氣志，猶待教而成，又況人乎？」注曰：「蟲，喻無知也。」蠶蟲之名甚奇。

記李履中二事崇寧中，蔡京當國，欲洗邢恕誣謗宗廟之罪，既拉拭用之，又欲令立邊功以進身，於是以為涇原經略使，遂謀用車戰法，及造舟五百艘，將直抵興靈，以空夏國。詔以付熙河漕臣李復。復長安人，久居兵間，習熟戎事，力上疏詆切之。予頃書之於國史恕列傳中。比得上饒所刊《潘水集》，正復所為文，得此兩奏，歎其能以區區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。恨史傳為不詳盡，乃錄於此。其《乞罷造戰車疏》云：「奉聖旨，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。臣嘗覽載籍，古者師行，固嘗用車，蓋兵不妄動，征戰有禮，不為詭遇，多在平原廣野，故車可以行。今盡在極邊，戎狄乘勢而來，雖驚鳥飛，不如是之迅捷，下駟駐車，各以保險為利。其往也，車不及期，居而保險，車不能登，歸則虜多襲逐，爭先奔趨，不暇回顧，車安能收？非若古昔於中國為用。臣聞此議，出於許彥圭，彥圭因姚麟而獻說，朝廷遂然之，不知彥圭劇為輕妄。唐之房琯，嘗用車戰，大敗於陳濤斜，十萬義軍，無有脫者。畿邑平地且如此，況今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？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，運不合轍，牽拽不行。昨來兵夫，典賣衣物，自賃牛具，終日方進五七里，遂致兵夫逃亡，棄車於道，大為諸路之患。今乞便行罷造，如別路已有造者，乞更不牽拽前來。」其《乞罷造船奏》云：「邢恕乞打造船五百隻，於黃河順流放下，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。有旨專委臣監督，限一年了當契勘。本路只有船匠一人，須乞於荆、江、淮、浙和僱。又丁線物料，亦非本路所出。觀恕奏請，實是兒戲。且造船五百隻，若自今工料並備，亦須數年。自蘭州駕放至會州，約三百里，北岸是敵境，豈可容易？會州之西，小河鹹水，其闊不及一丈，深止於一二尺，豈能藏船？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，石峽險窄，自上垂流直下，高數十尺，船豈可過？至西安州之東，大河分為六七道，水淺灘積，不勝舟載，一船所載，不過五馬二十人，雖到興州，又何能為？又不知幾月得至？此聲若出，必為夏國侮笑，臣未敢便依旨揮擊畫，恐虛費錢物，終誤大事。」疏既上，徽宗察其言忠，遂罷二役。複字履中，為關內名儒，官至中大夫、集英殿修撰。李昭玘嘗贈詩云：「結交賴有紫髯翁，鶴骨嶄嶄爛修目。五言長城屹千丈，萬卷書樓聊一讀。」可知其人矣。

乾寧覆試進士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，刑部尚書崔凝下二十五人。放榜後，宣詔翰林學士陵、秘書監馮渥入內，各贈衣一副，及氈被，於武德殿前復試，但放十五人。自狀頭張貽范以下重落，其六人許再入舉場，四人所試最下，不許再入，蘇楷其一也。故挾此憾，至於駁昭宗「聖文」之謚。崔凝坐貽合州刺史。是時，國祚如贅疣，悍鎮強藩，請隧問鼎之不暇，顧倦倦若此。其再試也，試賦各兩篇，內《良弓獻問賦》，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，脈理皆邪，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，依輪次以雙週隔句為韻，限三百二十字成。貽范等六人，訖唐末不復綴榜。蓋是時不糊名，一黜之後，主司不敢再收拾也。有黃滔者，是年及第，閩人也，九世孫沃為吉州永豐宰，刊其遺文，初試覆試凡三賦皆在焉。《曲直不相入賦》，以題中曲直兩字為韻。釋云：邪正殊途，各有好惡。終篇只押兩韻。《良弓獻問賦》，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為賦格。於是第一韻尾句云：「資國祚之崇崇」，上平聲也。第二韻：「垂寶祚於綿綿」，下平聲也。第三韻：「曾非唯唯」，上聲也。第四韻：「露其言而粲粲」，去聲也。而闕入聲一韻。賦韻如是，前所未有。國將亡，必多制，亦云可笑矣。信州永豐人王正白，時再試中選，郡守為改所居坊名曰「進賢」，且減戶稅，亦後來所無。

臨海蟹圖文登呂亢，多識草木蟲魚。守官台州臨海，命工作《蟹圖》，凡十有二種。一曰螭蟬。乃蟹之巨者，兩螯大而有細毛如苔，八足亦皆有微毛。二曰撥棹子。狀如螭蟬，螯足無毛，後兩小足薄而微闊，類人之所食者，然亦頗異，其大如升，南人皆呼為蟹，八月間盛出，人彩之，與人鬥，其螯甚巨，往往能害人。三曰擁劍。狀如蟹而色黃，其一螯偏長三寸餘，有光。四曰彭蠡。螯微毛，足無毛，以鹽藏而貨於市，《爾雅》曰：「彭■，小者■。」雲小蟹也。■音澤，■音勞，吳人呼為彭越。《搜神記》言，此物嘗通人夢，自稱「長卿」，今臨海人多以「長卿」呼之。五曰竭樸。大於彭蠡，殼黑斑，有文章，螯正赤，常以大螯障

目，小蟹取食。六曰沙狗。似彭蠡，壤沙為穴，見人則走，屈折易道不可得。七曰望潮。殼白色，居則背坎外向，潮欲來，皆出坎舉螯如望，不失常期。八曰倚望。亦大如彭蠡，居常東西顧盼，行不四五，又舉兩螯，以足起望，惟入穴乃止。九曰石蜃。大於常蟹，八足，殼通赤，狀若鵝卵。十曰蜂江。如蟹，兩螯足極小，堅如石，不可食。十一曰蘆虎。似彭蠡，正赤，不可食。十二曰彭蠡。大於蜃，小於常蟹。呂君云：「此皆常所見者，北人罕見，故繪以為圖。又海商言，海中■■島之東，一島多蟹，種類甚異。有虎頭者，有翅能飛者，有能捕魚者，有殼大兼尺者，以非親見，故不畫。」李履中得其一，為作記。予家楚，宦游二浙、閩、廣，所識蟹屬多矣。亦不悉與前說同。而所謂黃甲，白蟹、蟬、蠟諸種，呂圖不載，豈名調或殊乎？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。

東坡作碑銘東坡《祭張文定文》云：「軾於天下，未嘗銘墓，獨銘五人，皆盛德故。」以文集考之，凡七篇。若富韓公、司馬溫公、趙清獻公、范蜀公並張公，坡所自作。此外趙康靖、滕元發二志，乃代張公者，故不列於五人之數。《眉州小集》有元祐中奏稿云：「臣近准敕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並書者，臣平生本不為人撰行狀、埋銘、墓碑，士大夫所共知。只因近日撰《司馬光行狀》，蓋為光曾為臣亡母程氏撰埋銘，又為范鎮撰墓志，蓋為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，不可不撰。及奉詔撰司馬光、富弼等墓碑，不可固辭，然終非本志，況臣老病廢學，文詞鄙陋，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，伏望聖慈別擇能者，特許辭免。」觀此一奏，可印公心。而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。

洗兒金錢車駕都錢塘以來，皇子在邸生男及女，則戚里、三衙、浙漕、京尹，皆有餉獻，隨即致答，自金幣之外，洗兒錢果，動以十數合，極其珍巧，若總而言之，殆不可勝算，莫知其事例之所起。劉原甫在嘉祐中，因論無故疏決云：「在外群情，皆雲聖意以皇女生，故施此慶，恐非王者之令典也。又聞多作金銀、犀象、玉石、琥珀、玳瑁、檀香等錢，及鑄金銀為花果，賜予臣下，自宰相、台諫，皆受此賜。無益之費，無名之賞，殆無甚於此。若欲誇示奢麗，為世俗之觀則可矣，非所以軌物訓儉也。宰相、台諫，以道德輔主，奈何空受此賜，曾無一言，遂事不諫！臣願深執恭儉，以答上天之貺，不宜行姑息之恩，以損政體。」偉哉劉公之論，其勁切如此。歐陽公銘墓，略而不書。予為國史亦不知載於本傳，比方讀其奏章，故敬紀之。韓偓《金鑾密記》云：「天復二年，大駕在岐，皇女生三日，賜洗兒果子、金銀錢、銀葉坐子、金銀挺子。」予讀唐昭宗於是時尚復講此，而在庭無一言，蓋宮掖相承，欲罷不能也。

告命失故事祖宗時知制誥六員，故朝廷除授，雖京官磨勘，選人改秩，奏薦門容、恩科助教，率皆命詞，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，多出時相之意。劉原甫掌外制，以任顯落職，不降誥詞，曾奏陳以為非故事，得旨即施行之。已而劉元瑜、王琪降官，直以敕牒。劉又言非朝廷賞罰訓誥愆重之意。今觀劉集，有《太平州文學袁嗣立改江州文學制》云：「昔先王簡不帥教而不變者，屏之裔土，終身不齒，若爾之行，豈足顧哉！然猶假以仕版，徙之善郡，不貲之恩也。勉思自新，無重其咎。」未兒，嗣立又徙洪州，制云：「爾頃冒憲典，遷之尋陽，復以親嫌，於法當避。夫薄志節、寡廉恥者，固不可使處有嫌之地，益徒豫章，思自湔滌。」嗣立之事微矣，乃費兩浩，讀此命書，可知其人。漫書之以發一笑。

扁字二義扁音薄典切，《唐韻》二義：其一曰扁署門戶，其一曰姓也，此外無他說。案《鶡冠子》云：「五家為伍，十伍為裡。四里為扁，扁為之長，十扁為鄉。其上為縣為郡。其不奉上令者，以告扁長。」蓋如遂、黨、都、保之稱。諸書皆不載。

娑羅樹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為娑羅樹，不知所起。案《西陽雜俎》云：「巴陵有寺，僧房牀下，忽生一木，隨伐而長，外國僧見曰，此娑羅也。元嘉中，出一花如蓮。唐天寶初，安西進娑羅枝，狀言：『臣所管四鎮拔汗那國，有娑羅樹，特為奇絕，不比凡草，不止惡禽，近彩得樹枝二百莖以進。』」予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《娑羅樹碑》云：「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，娑羅十畝，蔚映千人。惡禽翔而不集，好鳥止而不巢。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，博物者雖沉吟稱引而莫辨嘉名。隨所方面，頗證靈應，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，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。嘗有三藏義淨，還自西域，齋戒瞻歎。於是邑宰張鬆質請邕述文建碑。」觀邕所言，惡禽不集，正與上說同。又有鬆質一書答邕云：「此土玉像，愛及石龜，一離淮陰，百有餘載，前後抗表，尚不能稱，賴公威德備聞，所以還歸故里，謹遣僧三人，父老七人，齎狀拜謝。」宣和中，向子諲過淮陰，見此樹，今有二本，方廣丈餘，蓋非故物。蔣穎叔云：「玉像石龜，不知今安在？」然則娑羅之異，世間無別種也。吳興芮燁國器有《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碑》古風一首云：「楚州淮陰娑羅樹，霜露榮悴今何如？能令草木死不朽，當時為有北海書。荒碑雨侵澀苔蘚，尚想墨本傳東吳。」正賦此也。歐陽公有《定力院七葉木》詩云：「伊洛多佳木，娑羅舊得名。常於佛家見，宜在月宮主。鈿砌陰鋪靜，虛堂子落聲。」亦此樹耳，所謂七葉者未詳。